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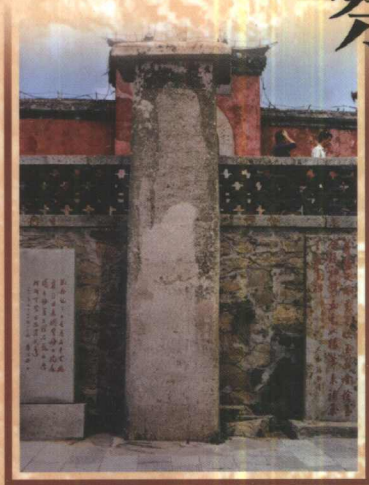
# 泰山

汤贵仁 著

## 封禅

与

## 祭祀



T  
S  
S  
F  
S  
S  
Y  
J  
S



齊魯書社

B933

723

# 泰山

汤贵仁 著



T  
S  
F  
S  
Y  
J  
S

## 封禅与祭祀

泰山文化研究丛书

齐鲁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山封禅与祭祀/汤贵仁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3.3

ISBN 7-5333-1148-5

I. 泰... II. 汤... III. 泰山-祭礼-史料-研究-中国-古代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198 号

## 泰山封禅与祭祀

汤贵仁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2 插页 192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148-5

K·330 定价: 28.80 元

# 目 录

序	莫振奎	1
序	鲍志强	4
第一章 封禅概况		1
第一节 封禅的起因		2
第二节 神道设教		18
第二章 秦汉封禅		35
第一节 秦始皇封禅		35
第二节 汉武帝封禅		51
第三节 光武帝封禅		71
第三章 唐代封禅		87

第一节	唐太宗的未遂封禅·····	87
第二节	唐高宗、武则天封禅·····	104
第三节	唐玄宗封禅·····	124
<b>第四章</b>	<b>宋和明清的封禅与祭祀·····</b>	<b>146</b>
第一节	宋真宗封禅·····	146
第二节	明代泰山祭祀·····	165
第三节	清代泰山祭祀·····	184
<b>附录</b> ·····		<b>205</b>
	封禅文····· 司马相如	205
	封禅书····· 司马迁	208
<b>后记</b> ·····		<b>226</b>

## 第一章

---

# 封禅概说

封禅一词，始见于《史记》。《史记》中的《封禅书》和《齐太公世家》都有“封禅”事。《封禅书》说《管子》一书有《封禅篇》，检今本《管子》，无《封禅篇》。或许司马迁父子曾见《管子》有《封禅篇》，后在流传中亡佚。此外，司马相如有《封禅文》，据史料推测，《封禅文》的写作时间，当在《封禅书》之前，但《封禅文》简约，《封禅书》详赡。这两篇文字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封禅著述。据《史记·

泰山主峰玉皇顶远眺



封禅书》载，在秦以前有七十二帝封禅之说，司马迁所引，亦不过十二帝，且语焉不详，叙述不清。但自秦开始，正史所载，秦汉唐宋，皆有帝王封禅。明清两代，虽不称封禅，然帝王亦礼祀泰山，或遣官员代祭，或亲自登山拜祭，给泰山不断地带来“轰动效应”，使泰山名震遐迩。

## 第一节 封禅的起因

封禅是一种祭祀仪式，是中国古代帝王在五岳中的中岳嵩山和东岳泰山上举行的祭祀天地神祇的一种宗教式的活动，其中以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次数最多，影响最大。唐代张守节在给《史记·封禅书》作的解释中，给“封禅”一词作了极简要的解释，他说：

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张守节的解释，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封禅的方式，在泰山上祭天和在泰山下小山上祭地；二是封禅的目的是“报天之功”、“报地之功”。他引用《五经通义》“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是他的封禅目的论的证据。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强调封禅目的的二重性是合理的，因为历代帝王，特别是有成就的帝王，他们政治目的性是十分强烈的，他们的行为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所以，张守节和《五经通义》的作者在阐释封禅目的时，既注意了崇拜与迷信的一面，也重视了帝王行为的社会政治功利性的一面。至于《白虎通》所说的“金泥银绳”和“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只能是封禅仪式中一个局部性的“道具”，相传秦始皇、汉武帝都搞过“玉检金泥”之类的祭品。后来，唐高宗、唐玄宗也有玉牒文，大

概是将文字刻在玉石片上,装在石匣中埋在地下。将这类祭祀活动中个别用品称为“封禅”之“封”,大约只能可备一说。因为,这种解释和“禅”无法关联。就整体而言,张守节的解释大体符合历代封禅的实际。

泰山封禅是一种规模盛大的祭祀典礼,其隆重的程度超过了历代历朝帝王登基的仪式。质言之,任何一位皇帝都有登基即位的仪式,但并不是每位皇帝都可以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自古帝王即位,都想上泰山封禅,但是,想封禅是一回事,能否封禅又是一回事,因为封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

(《史记·封禅书》)

由此可见,帝王要上泰山封禅,一定要有政绩,并且,政绩不在主观的夸张,而在客观的认可。因为,封禅大典是明时盛世的标志,所以被历代著名的政治家注目。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上泰山封禅,汉武帝要结束有汉以来七十年边患上泰山封禅,唐高宗有“永徽之



泰山主峰玉皇顶



治”、唐玄宗有“开元之治”上泰山封禅，一句话，有“成功”可以告上苍，有德政可宣扬于百姓。令人困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提出了“符瑞”出现这个条件。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问题，“符瑞”只不过是一种将社会政治神秘化了的词汇。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有一派人主张“天人相应”，以为人的社会行为和自然天象存在着某种联系，影响很大。封建社会修史书，都要记载天象。简单而通俗地说，这一派学说认为，人间社会政通人和，天象就呈太平景象，例如风调雨顺、一禾数穗之类。若人间社会政治腐败，人民不堪其苦，社会呈衰败景象，则天象将显示异常现象，例如暴雷、淫雨、山崩地裂等等。中国古代人给这一派学说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国家将兴，必有征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细加考证，“征祥”和“妖孽”都没有质的规定性，因此，“天人相应”说的理论和实际之间就呈现出极复杂的情况。一般说来，史书上说的“征祥”或“妖孽”，有的和社会治乱有关，有的则无关。因为人和自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类要生存发展，第一是依靠自然，第二要利用自然，第三要开发自然。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问题，自然天象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人们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兴趣。近年来“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引起思想界的普遍重视，生态平衡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正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至为密切。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说的“符瑞”以及后世帝王封禅时所指陈的“祥瑞”，有的与人类社会政治状态相关，例如人们重视生态环境平衡，防止污染，那么，不仅动植物生长兴旺，人自身亦少疾病和少灾害；反之，人们破坏生态平衡，肆意污染环境，则不仅动植物生长受到伤害，人自身亦多病疾，多灾害。有的与人类社会政治状态无关，例如地震、彗星雨、太阳风暴。有的则是统治集团或社会利益集团乃至个人的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不过，司马迁所指的“符瑞”，实际上是要要求帝王创造政治实绩。因为按照“天人相应”的学说，只有帝王贤明，才能天下太平；只有天下太平，才会有“符瑞”出现。

既然封禅大典如此严肃，如此隆重，探索一下它的成因就显得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轨迹大抵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简陋到完善地发展前进。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生产力低下，人类依赖自然提供资源而生存，过着渔猎生涯。人对自然现象适应者居多，改善者居少。对于自然现象中之风、雨、雷、电，由无知而恐惧。另一方面，又由于生存的需要，对自然有必然的依赖。因为离开自然界提供的阳光、空气、水、食物，人类就无法生存。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民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

（《国语·鲁语上》）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礼记·祭法》）

毫无疑问，这里的表述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所谓“社稷山川”，“皆有功烈于民”，就是指“天之三辰，民所瞻仰”、“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和“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众所周知，日月星辰，不仅放光明利万物，而且能供瞻仰，指示方向。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相反相成，互为消长，变化无穷，生长万物。名山川泽，出鸟兽，长鱼虫，提供民生财用。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对自然的依存性。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对自然现象的变化和转换，人对自然现象运行的规则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以为自然现象的变化和转换都是随意的和偶然的，并且是神秘的，对自然现象给予人类的艰难和威胁有恐惧感。这种神秘感和恐惧意识，基本上是在思维因果的错位之上，知道云生于山谷，不知云生于水；认为雷电生于神，而不知生于水蒸汽与空气之磨擦。质言之，人类的依赖自然和恐惧自然，就导致对自然的崇拜，对山川的崇拜。读过《山海经》的人都知

道,《山海经》中的山神特别多。有人统计,仅《山海经》中《五藏山经》所载,山神之数约四百位,真象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说的:“山无大小,皆有神灵”。神化是崇拜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比较原始、比较粗糙的崇拜方式。《山海经·西山经》载:“羸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豹尾。”《山海经·中山经》载:“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蜜蜂之庐。”《山海经·西山经》还载:“恒山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勿庸旁征博引,所谓“神”,不过是人造的幻影。显而易见,这里提到的羸母山、平逢山、恒山诸神,或“状如人而豹尾”,或“状如人而二首”,或“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都是人与怪的统一,或者竟是奇与怪的综合。这种变态的造型,是人类在蒙昧时代特有的心理寄托的标志。这种原始社会行为的文化心态,近代学者称之为“崇拜”。平心而论,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态,所涉及的内涵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远不是自然崇拜或山川崇拜所能概括的。所以,我们这里说的自然崇拜或山川崇拜,只是一种原始而简陋的形态。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人们制造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心灵幻影——神(这里主要指山、川、雷、风、雨诸自然之神),给以“神”的名位,然后就按照人们预想的程序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认认真真地扮演着社会历史角色,演出历史生涯中许许多多的场面。我们检索一下《二十五史》,历朝历代,在五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朝代,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不举行祭祀天地神祇的。我们先看秦代祭祀山川的情况: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轂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

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  
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  
一，牢具珪币各异。

（《史记·封禅书》）



玉皇顶玉皇阁内古登封台

这里说的是穀山以东的山川。至于华山以西的名山大川，“亦春秋泮涸禘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从上文可知，祭祀名山大川，有春、秋两祭。“塞”，借为“赛”，是冬季报神之福。历史的惯性贯穿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许多朝代，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代。现在北京的天坛和祈年殿，就是清王朝举行祭天仪式的地方。天坛和祈年殿是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物质见证。

自然山川崇拜，包含着泰山崇拜。

泰山崇拜除了一般的山川崇拜的共同性之外，还有更特殊的因素。

唐代一位有影响的诗人说过，一个人若要取得社会影响和成功，需要生逢其时，身处其地。当然，他不便于说自身具备优越的条件，但却明明白白地诉说自己生不逢其时，身未处其地。山与人一样，若自身具备了优越条件，又逢其时、处其地，它的影响就相对的大。就泰山而言，它现在的海拔高度是1545米，其高度在中国高山中，并不是名列前茅，但泰山的名气却大大超过一般的名山。这首先是泰山虽不高，但它的造型却特别。泰山南侧，一片平原，主峰突现，直入云霄，人称“拔地通天”，“东天一柱”。在视觉形象上，显得特别高。不象其他名山，主峰被许多小山峰簇拥，虽有“众星拱月”之势，但在视觉形象上却大大降低了高度感觉，反而显得相对的矮。在没有科学的测量办法之前，人们常常依靠视觉直观判断，以为泰山最高，上通天庭，是合乎情理的。其次，泰山的位置在山东省的中部，以泰山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到燕山，东到大海，西到河南西陲，在这幅员之内，也确乎没有一座山的海拔高度可以和泰山相比。因此，说泰山“雄峙天东”，亦非过誉。需要指出的是，“崇拜”是普遍而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人的一种社会心理态势，属于人文范畴，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古籍中记载泰山及其地理情况的，首称《尚书》和《诗经》，《尚书·禹贡》说：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淮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

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筐廌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筐玄纁。浮于淮泗，达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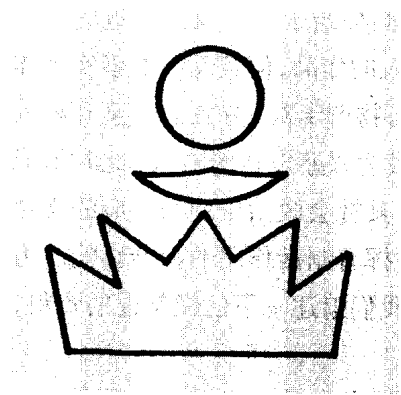
这里记载的地理位置和物产，给我们描绘了泰山及其附近的人文环境。尽管《禹贡》是儒学的后世传人的作品，但其反映的事实大体可信。从《禹贡》的描述看，泰山周围，物产丰富。并且自周至春秋战国，泰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文化最为兴盛发达的地区，此时形成的一些著名学派，特别是儒家学派，其社会政治伦理与相应的文化心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制衡作用的社会影响。为了将这个文化发展的过程搞清楚，我们追述一下已经掌握的资料，是有说服力的。

在泰山周围，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依据是在新泰市刘杜乌珠台村的智人化石。1966年，在该村南凤凰山与玉皇山之间的沟壑中，发现少女左下臼齿化石一枚，其时间距今约5万年。同时发现的，还有马、牛、猪、鹿、虎、披毛犀等哺乳动物的牙齿化石。这些发现。不仅说明5万年前泰山附近有人类生存，而且具备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和条件。

到新石器时期，泰山周围的人类活动更为频繁。现在已发掘的遗址有：泰安市郊区的大汶口遗址、泰山区省庄镇的柳杭遗址、莱芜市莱城区的汶阳遗址、岱岳区道朗乡大马村附近的龙门口遗址、岱岳区满庄镇西北的中淳于遗址、岱岳区徂徕镇汶河东岸的桥沟遗址等等，其中，大汶口遗址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

从1959年至1978年，曾3次在大汶口进行遗址发掘。发掘结果，大汶口文化遗址坐落在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和泰安市岱岳区汶口镇卫驾庄之间，跨汶河南北，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除出土陶、

玉、石、骨器外,最为人瞩目的,当是墓葬形式。据发掘报告,墓葬以男、女分葬为主,也有成年男女合葬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母权制开始消失,而父权制已经产生。随葬品的数量、质量有明显的差别。有的一墓之中,随葬品多达 180 件,有的一墓之中,空无余物。我们感兴趣的是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纹。我们虽然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未见到大山崇拜的痕迹,却在属于



大汶口文化时期同一类型文化遗址——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遗址中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一图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或释为“旦”,以为上为日,中为云气,下为山(于省吾说);或释为“灵”,以为上为日,中为火,下为山(唐兰说);或释祭器,以为“这种陶器很可能与祭祀活动有

关,是一种祭器”(高广仁说)。我以为,于省吾和唐兰的看法是首先假定该图形是文字,于是从文字的形状去推测,虽言之成理,但疑点太多。以“旦”字论或以“灵”字论,都舍弃了下面的“山”,就形状大小而言,“山”形占图像 1/2 以上。众所周知,先民的图像,常常是将重视的事物画得特别大。例如一些反映生殖崇拜的石刻图案将生殖器官比例放大,以示重要。因此将“山”形从图像中抹去或简省掉,显然是难以令人首肯的。至于以为该图形所在陶器为祭器,进而推测该图形是祭祀活动的图形,和于唐二家有明显的区别,即从假定为文字而另立新说,判为图形。我们以为,就图像而言,判为图形比判为文字更接近事实。但是判为祭器或祭祀活动的图形却疑窦丛生。一是我们所见的图形是一个残片的图形,并未见该陶器的整体形象,当然不能确定其真的是祭器;二是即使真是祭器,那么祭器上本身不一定图画自身形像,也不一定非图画祭祀活动的图

象不可；三是古时祭祀中的“柴”“望”是射猎生活经验的神化，并且也不一定非在高山之上进行，因此，将该图形释为“柴”的祭祀，根据不足；四是该图像的中间部分是“云气”还是“火”，历来看法不一，据图像直观而言，释“云气”较释“火”为优。释为“柴”祀的理由，其核心在中间，若中间不为“火”，则立论无据。

我个人以为，该图像所反映的是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在先民的脑海里，自然现象的变化神秘莫测。日出日落，云来云去（雨来雨去，风来风去），天象的转换，惊诧莫名，念念不忘，图之于形，以示纪念。“山”形特大，是先民观察天象变化以山为参照系的缘故。山耸高空，又最稳定，是天空中云、日的最佳坐标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该图像是先民自然综合崇拜的艺术创意图。人类在自然崇拜的过程中，综合崇拜或者整体崇拜与局部崇拜或个体崇拜是同时并存的。该图像在表达整体崇拜意识的同时，显然又重视了“山”的个体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将“山”的形体画得如此巨大显要的原因。质言之，原始的东夷部落人群身处泰沂山区，日出日落，皆以山和天空的云为参照物，而日光对先民的生活影响最大，照明、温暖，乃至万物滋生，皆与太阳联系。因此，此图形实际上是自然崇拜的反映，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先民太阳崇拜和山岳崇拜的综合体。

从原始的天真到文明的困惑，人们对泰山的崇拜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复杂化。质言之，历史发展到西周、春秋、战国之际，泰山崇拜就由先人无知的天真进入哲人的深思熟虑，由简单的图画转换为精巧构思的著述，哲人的智慧之光，将泰山的形象照耀得更加光辉灿烂！

众所周知，从西周到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期，著名的百家争鸣和他们的传世之作，给中国文化学术史以极其深远的影响，以在齐鲁两地成长而对中国文化心态产生深远影响的管仲、孔丘、孟轲而言，他们不仅对泰山崇拜，而且对泰山进行了考察和研究。《管子》一书中曾收有《封禅篇》，专门记述泰山封禅的历史，司马迁著《史记》时曾加以征引，只是全文没有传下来，令人遗



憾。但是，我们说管仲是第一位研究泰山封禅史的人，却不为过。正因为如此，管仲对泰山封禅十分关心。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曾经要求封禅泰山，但被管仲制止：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惟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威望和功绩，尚不能封禅泰山，由此可见，泰山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其地位何等崇高，其影响何等巨大。至于孔孟，他们对泰山就更为关注。《孟子》一书不仅提到泰山，而且将泰山作为高大、稳重的意蕴注入行文之内，著名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话，就是孟轲在谈话时引用孔丘的名言：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尽心》）

显而易见，“登泰山而小天下”是孟轲转述孔丘的话，孟轲转引此语，是作比喻，重在“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后人将“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淡化，强化泰山高，登泰山则心胸开阔，心雄志壮，是流传中的变化。但是，不管人们对“登泰山而小天下”作何等理解，也不管人们赋予“登泰山而小天下”以何种新的意蕴，作为孟轲本人，泰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文化意义是十分明确的。至于孔丘，